

母亲的“馋”

□谢良宏

寺山的庙舍已有上百年历史，坐落在寺山脚半山腰上，虽离家只有几公里，却山路难行。那天我上去看，发现山上熙熙攘攘的，一个挨着一个的杂货摊、小吃摊、玩具摊……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原本路两旁存放整齐的自行车，如今被各种汽车所取代了。

久违的热闹，让我迅速搜索着稀奇的东西，最终把目光定格在柿子摊上。这可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柿子，老家人称之为山柿、蕪柿，它不同于超市里卖的脆柿，尽管样子有点差不多。但这种柿子摘下后经脱涩，吃上去香甜脆口；放久了就会变软（怪不得人家专挑软柿子捏），用吸管刺破皮去吸，是不错的吃法。

买回来，洗净上桌，茶几边围坐着的家人，人手一个就开啃了！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吃这种柿子了，自然感慨良多，话也多，大为赞赏！唯独没注意到的是，母亲未伸手拿柿子，她十分平静地看着大家吃，直到来不了，盘子里还剩几个，大概也没人吃了罢。她突然开口：说给我一只吧？我一下子愣住了。母亲笑笑说：就尝一小口。我当时心里一阵颤动。

曾以为，人上了年纪，见得多也吃得多，就不会“馋”嘴了；曾以为，母亲那年春节前因血糖升高而昏迷，抢救过来以后母亲对含糖多的东西也就深恶痛绝了……

没错，母亲患糖尿病多年，自此再也没有口福。但你考虑过吗？在她能吃的时候，你给她买过好吃的东西吗？在没得病之前，母亲真正有过口福吗？我这样扪心自问。

得病以后，父亲给母亲每天开出的菜单，3—4餐，主食仅一顿面食，菜以蔬菜为主，适当吃一两块肉，不能吃糖与水果，还打听来一个偏方，早上以核桃仁、木耳加一个鸡蛋炒熟，每天早上吃。看似不近人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最难管住的就是这张嘴。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有谁会不动心呢？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有时候，母亲还真有点“馋”，全家人吃饭，她有时会冷不防地夹一大块肉塞进去嘴里，无声地很快咽下去；糖果盒里的甜心、瓜子，她有时也会去抓几颗，若无其事地嘟着；大家吃完饭，经常会有些剩余的鱼啦肉啦，她会喃喃自语说道：咋这么浪费，边说边借机吃上几口……

我曾无数次的请教过内分泌医生，他们说，糖尿病一旦患上是很麻烦的，这种病根本没有更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只有靠自己平常注意了。“你有糖尿病吗？”医生转而会这样问我。医生说，糖尿病一般都是会有遗传因素的。

是啊，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本身已经是很痛苦了，我们能做的，除了理解还是要多些理解。七八岁的人了，真的很“馋”吗？儿时的那一幕幕，今天就像放电影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母亲最疼爱我们了，会经常拉着我的小手，去赶集。那边有个车站，有个常年设摊卖狗肉的人。他卖的狗肉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印象中盛狗肉的容器，是一个陶瓷大盆，煮熟的狗肉，与热汤一起凝固打成肉冻，在当时狗肉是上等的佳肴，价格不菲，所以狗肉冻不可能是满满一盆，只有薄薄的一层，红红的瘦肉，加上透明的肉冻，让人看了直流口水。谁要是来买，他就用刀切下去，割下小小的一个方块去称量。割得多了，客人会说，太多了太多了。其实哪里是多，而是不想那么奢侈地吃狗肉。狗肉摊时常会围着一多嗜馋的小孩，专门盯着那里看，因为一有人来买，卖狗肉的大爷就会掀开压狗肉的盖子，孩子们哪怕能看上一眼，饱个眼福也好。但小时候的我常能吃不到，原因是母亲在一家钢铁厂里做零工，她时不时随身带一个铝盒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她会给我买上几毛钱的狗肉。作为临时工（家属工）的母亲，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却如此“慷慨”。盛在盒子里的狗肉，还没到家，往往早已被我穿肠而过了。吃着狗肉，不忍下咽，满嘴留香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母亲“馋”吗？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狗肉，我晓得母亲是一直未曾尝过半口啊！

前年春节，父亲聊起母亲，一段尘封了的故事才说出来。说我小时候的一年夏天，酷暑难当，母亲下班后，一个人跑到棒冰厂，花了八毛多钱，批发了20多支棒冰，然后盛在一个木箱里，火急火燎地往家赶，想给我们一个惊喜，然而让她大失所望的是，到家时，木箱里的棒冰早已化为流水。望着那一箱20多支棒冰棒，母亲突然大哭起来，母亲“馋”吗？浑身被汗水湿透了的她，未曾拿吃一根触手可及的棒冰！

想起小时候，能吃上一副大饼油条，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那时，母亲已到招待所工作，每天给人做饭，烧菜，招待所里的油条卖相特别好，金黄酥软。有一段时间，母亲会叫我到招待所去拿大饼油条，透过售饭窗口，看见我来了，母亲就忙出来与我一起到卖油条处，付好六毛钱，加上半斤粮票，那时母亲没留下半根油条给自己吃，母亲“馋”吗？母亲在招待所里工作多年，学会了怎样拿手好菜，比如做酸菜鱼，母亲吃的时候，永远是吃鱼头，她从不先动筷，直到碗里只剩下骨头和鱼头的时候，才把盒子拉到自己的面前，把骨头重新再吸吮一遍，然后把鱼头大卸八块……母亲“馋”吗？

“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就是当下所谓的健康之道。可是怎么管啊？母亲已属高龄，她还有多少留下的日子？让她放开吃吧；但想让母亲多活命，那就该继续“管”她。难道忘了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因血糖陡然升高而发生的那一幕？不能再让痛苦在她身上重演了！

以前母亲一直在想，亦一直在等。想的是，这些好吃的东西现在不吃，多留给孩子们吃吧；等的是，总有一天生活条件改善了，到那时候再痛痛快快地去吃吧；可是，想的都实现了，等来的，却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理想……

至于母亲的“馋”，在今天，已成为我们做子女们的一种心病了！

奋不顾身拥抱你

□孙鼎期

抱住我，像是个委屈的孩子，满嘴的全是对不起。可你又有什么错呢？你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你一次次委曲求全，一次次低声下气，全是为了弥补我那丢失的父爱。可我和那个渣爹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次次用语言伤害你，我的母亲。

在宁波求学时，为了给美好的成长环境，你买了房，本身压力就大，为了能让我日子过得好点，你帮人缝制普陀山旅游的帽子，一元钱一顶，针线扎破了你的手，嫣红的伤口，流了血擦干继续缝制，这一切你都没有告诉过我，但我都看在眼里。勤工俭学的我送外卖，雨雪天，你担心我挨冻受冷，路滑摔倒，不舍得我的风餐露宿。渣爹电话里永远都是伴随着KTV、棋牌室的嘈杂声以及永无止境的敷衍：“再说，没钱，问你妈。”你的电话里永远都是：“孩子，别怕有妈在。”

记忆里的你是那么坚强，记忆里的我却是那么不堪，你会满足我所有的要求，哪怕我的要求多么不近情理。

成年后，第一次去相亲，当女方听到我是单亲家庭时，直接来了一句：“单亲家庭的孩子性格都有缺陷，我不要。”那天我失落地找你抱怨：“父母离婚，关我什么事，这又不是我能做决定的。凭什么，别人懒洋洋地一路躺平，一路抱怨，都没有姑娘说出这句话，凭什么，我再怎么比别人努力，再怎么奋斗，再怎么为了生活，努力前行，都改变不了别人对我的歧视？从小到大，都这样，凭什么，这又不是我的错！”那天，一向坚强的你突然抱住了我，满脸的委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做一个幸福的母亲

□陈佩君

我家孩子不是读书的料，那何必强人所难，折磨她呢？只要她尽力读了，就可以了，只要她健康快乐长大就行了。两眼无光的孩子才是最可怕的。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行行出状元。”

小琴好多年前从体制内毅然辞职，走向独立创业，并获得成功。见多识广的她对孩子的培养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

小玉接过了小琴的话头，也很坦然地说道：“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接受了孩子对读书的畏难情绪，不再焦虑，不再钻牛角尖，不再吓唬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就是死路一条。家长对孩子过高要求，给孩子压力太大，容易出现抑郁。”小玉说这话时，眼里有着萱草花一般的亮闪闪的光泽。

小玉的女儿曾有点抑郁，常常是人到了学校门口，又折返回家。但小姑娘决定在今年五一假期后，再跨进校门，重启初中学习。想起一年前，当女儿恐惧去上学时，身为母亲的她几近崩溃。我们一众朋友劝说她接受不如她意的女儿，劝说她不要再厉声指责女儿的学业成绩，她的刀子嘴对女儿的伤害太大。小玉听不进我们的劝说，母女关系几近断裂。女儿在家休学一年后，她慢慢接受了女儿的一切，包容了女儿的一切。当一切都释怀的时候，母女的关系又走向融洽和谐。

“孩子不会读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如果孩子得不到母亲温柔的爱，那才是孩子一生的灾难。”一脸福相的阿凤，笑眯眯地分享着自己的家庭生活，“我一直生活在被父母宠爱之中，然后，我又将这种宠爱延续到我的儿子身上，爱是孩子健康成长的营养液。生

跪恩母爱

□曹银员

解释：“她上次去了你处不是吃了一顿肯德基嘛，回来后就说这东西挺好吃的，就琢磨着自己做，不知试了多少回，后来总算成功了。”妈妈会做肯德基？这怎么可能。爸爸扯开嗓门说：“是肯得鸡，不是肯德基，名字还是我给取的呢，谐音不同名。”

踏入家门，喷香扑鼻而来。稍顷，母亲笑嘻嘻地端来一盘让我品尝。我随意抓了一块啃。咦？真的很好吃耶！鲜、嫩、香、脆。“好吃吗？”母亲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含笑着问。我用舌尖在唇边涮了一圈后，连连回答：“好吃，好吃！”“这肯得鸡是怎样做成的？”我追根刨底地问。“呦，这个蛮复杂的，要经过6个环节，20道工序啊。”见我睁大眼睛，母亲撩了一下头发，耐心地说：“就说制作环节吧，首先挑选鸡，且将腿、翅、肉分门别类；其次在调配好的料汤中浸泡约10分钟；再次用炒糯米粉把捞起的鸡块沾燥；接着用水洒当水蒸至7分左右熟；而后遂个在配制成的湿面粉中蘸；最后得用菜籽油及松木柴小火慢炸，待到有点儿发黄就捞起来。”听罢，我云里雾里地仿佛看到了母亲含辛茹苦的佝偻身影和那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眼窝一热嗷嗷地说：“这多复杂呀，以后您别做了。”“瞎说啥么，鸡是自养的、酒是自酿的、柴是自砍的，这点辛苦算得啥。”母亲不假思索地说。

过完假，母亲又特地为我做了一只鸡量的肯得鸡，嗷呼价上。妈妈做的肯得鸡，味道别样好！它像无价的珍珠珍藏在我的心中。

光阴荏苒，自从离开家乡参军守卫北

我一次又一次跟你挥手告别，你一次又一次眼含泪水跟我说：“孩子，路上小心。”剪得断的是脐带，剪不断的是那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我无数次伤害你，你也曾无数次狠狠地说过：“不管你了。”然后我一句：“妈。”你就忘记你放下的狠话，奋不顾身地拥抱我。

从青春期的叛逆，到现在的事业不顺，我所有微小的表情，所有不经意之间的细节，都能勾起你无限的担心，你总想用你那早已破败不堪的羽翼，为我遮风挡雨，用佝偻的身軀驱去我前进路上的荆棘。这就是母亲，无论孩子飞得多高跑得多远，在她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都需要她帮衬着奔跑。

也许，天底下的母亲都这样，把一生献给了孩子，嘴里唠叨地陪着他成长；天底下的孩子总那样，“知道了，烦死了，很忙，再见。”把母亲所有的语重心长甩于空中。

我们把耐心，把时间留给了伙伴，留给了工作，留给了陌生人，唯独没有留给母亲。

从我记事起，我就不是一个让母亲省心的孩子。也许是单亲家庭的原因，从离婚开始你就小心翼翼地尽最大努力去满足我所有要求，又当爹又当妈，尽量让我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无数次为我犯下的错误买单。有一次，你被老师喊到学校，回家后，拿着棍子问我：“为什么把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当我倔强地回答“他说我父母离婚了，我是没爹的孩子”时，那一刻，你仿佛被抽空了力气，原本扬起的双手轻轻落下，死劲地

五月初，街头的萱草花盛开了，那种很简单的金黄色的大花，一下子点燃了我的眼，蓝蓝的天，蓝蓝的无边的海，配着街边那金色的闪亮的萱草，说不出的五月之美，极其璀璨。

我应邀赴朋友组织的五一聚会，地点就在萱草花盛开的海边。身边的朋友是三位母亲，知识女性，孩子都在读初中。成为母亲的女人聚在一起，聊的话题一定绕不过自家的孩子，尤其是读书娃。

白白净净，面如满月的阿凤一脸幸福。阿凤的儿子很优秀，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是人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有望进全市最好的高中，但却落选于今年重点高中的强基班。阿凤很淡定：“学校老师都很遗憾儿子的落选，但我倒是不很难受。儿子能进最好的高中，自然是最好的，进不了，也顺其自然。”

阿凤的儿子很自律很上进，自己会安排好一切，身为家长的她不用操心孩子的学业，不会因为学业而弄得家里鸡飞狗跳。她圆润饱满的脸上，是生活留给她的惬意与松弛。

长相清秀的小玉和大气干练的小琴，她俩女儿的成绩不太好，介于普高与职高的边缘。但这两位母亲脸上的表情也风轻云淡的，那种看淡孩子学业的心境，其实是修炼过的。她们已经走出了因孩子学业不好而焦虑的困境。

“哎哟，我老公是学霸，我自己也是师范毕业的，可我家女儿读书就是不行。”小琴很直率，“会读书这件事，其实是需要天赋的，

母亲走了，去了一个叫“天堂”的地方。

清明梨花换素妆，满山青草含珠泪。闻着泥土的清香，带着沉痛的思念，我走在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上，两侧田野全是闹盈盈的金黄色油菜花。小路的两头是一座青山，母亲的坟墓就在山腰处绿簇拥间。

清风徐来，往事连连。绿茵茵的坟头周边盛开着簇簇鲜艳花朵，这莫不是圣洁的母爱之花？恍惚间，有一朵倏然绽开在我的记忆枝头，彰显无限的美丽。

那年，我在外埠城市就读。时值深秋，怕我冷，母亲特地漂洋过海来给我送毛衣。我从小到大的身上穿的御寒毛衣，都是母亲熬夜亲手编织的。

次日是星期天，我快乐地陪母亲去逛街，她难得到城里来。午间，我带她到肯德基店用餐。母亲知道我喜欢吃鸡肉，便爽快地答应。她说这是平生头一次。

饭毕，母亲问我花了多少。我支支吾吾地说：“没多少钱。”她“嗯”了一声，迟疑片刻又问：“你是不是经常来吃？”我说：“没有，偶然来，是朋友请客。”她努努嘴：“油腻腻的不见得有啥好吃。”我显然明白在暗示着什么，干脆爽朗回答：“妈，我不会乱花钱的。”她含笑刚说：“该花得花，千万别冻着、饿着。”谁知刚踏出店门，母亲掉头又往店里跑——我很纳闷。

寒假到了，爸爸来码头接我。“妈妈呢？”我问。“她在家忙着做肯得鸡呢。”它爸爸呵呵地说。“肯德基？”我似懂非懂。爸爸连忙